

“御容”与真相，古代帝王到底长啥样？

前段时间，一则“朱元璋课本新画像”的微博话题迅速登上热搜，当天阅读量就超过三亿，此后更是接连多日雄踞热搜榜首。爆火话题的背后捆绑着很多人的童年记忆：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，朱元璋令人印象深刻的“鞋拔子脸”异像，如今竟摇身一变，全都换成了“状貌奇伟”的正像。在网友们集体惊呼“爷青回”的同时，古代帝王真实相貌的神秘面纱也被掀起，“帝王到底长啥样”一时成为一个值得玩味的有趣话题。

秘而不宣的帝王真容

上世纪90年代，随着清宫题材的走红，《戏说乾隆》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等虚构帝王微服私访的电视剧火遍大江南北。剧中知府周云龙软禁康熙、知县唐敬之追捕乾隆等桥段看似极为荒诞，但置于清朝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之下，却也并非毫无可能。早在北宋初叶，宋真宗就出于维护宫廷礼制、皇族安全和皇权神秘性等多重考量，明令禁止帝王画像流出宫廷。在缺乏网络传播和现代化传媒的封建时代，信息扩散的渠道仅限于口口相传和书面复刻，那些未曾朝拜觐见过的中低级官员不知帝王真容，也就情有可原了。

四川大学教授黄博在其《如朕亲临：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》一书的楔子部分详述了一则事关宋辽皇帝互换画像的朝堂争论。自澶渊之盟缔结之后，宋辽两国互为“友邦”，但两国皇帝长期以来却从未谋面。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契丹使者访宋，随行带来一张辽道宗耶律洪基的画像，并希望通过画像互换，来一场“如朕亲临”的隔空会晤。辽国一番美意可难倒了大宋臣子们，不少大臣担心契丹异族来求宋仁宗画像像是假，暗地里是为了行“厌胜之术”。不过，以开明著称的宋仁宗最后还是应允了辽国的请求。

事实也确如仁宗皇帝所料，待画像运抵契丹，耶律洪基不仅亲自出门迎接，行跪拜之礼，见到画像后更是惊呼“真圣主也”。宋仁宗的料事如神，并非出于对个人颜值的自恋或是对画师技艺的首肯，而是认可了此画传递的“神韵”。因为自古以来，历代帝王都认为“御容”和“国运”息息相关，像宋仁宗那样具有帝王气度的画像，对异族而言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碾压；也就是说，皇帝真正长啥样并不十分重要，重要的是画像背后的政治性是否得到了彰显。传说政和元年（1111年），宋徽宗决意收复燕云十六州，就是因为辽国天祚帝的画像外泄，宋徽宗瞥了一眼，便认定天祚帝“没有个皇帝的样儿”，必定守不住疆土。

有趣的是，深藏宫闱数千年的帝王肖像，竟然是在慈禧太后手上解禁的。北京大学董丽慧教授所著的《“御容”与真相：近代中国视觉文化转型（1840—1920）》中援引了一段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康格的信函，信中声称“是（国外）各类报刊对太后恐怖的、不公正的丑化”，让慈禧下定决心摆脱“一个凶恶的老太婆”形象，对外呈现自身“真实而美丽的样貌”。1903—1905年，美国画家卡尔·华士先后受聘为慈禧绘制油画像，前者的画像作品更是被送至美国，在世博会对外展陈，为的就是借助“世博会流量”，刷新国外对慈禧的相貌偏见。此后不久，慈禧画像更是成为商品，见诸《时报》《申报》广告，和演员、交际花们一起被印制成明信片在地摊售卖。此外，慈禧还特别要求她的画像必须在钦定的吉时动笔，必须严格遵守中国传统对称美学，必须像宋代帝王画像一样全都“宽袖不露手”，也不能将鞋子露出衣角，可以说，卡尔·华士出品的绝对是定制版的慈禧御容。

君权神授的帝王形象

古代帝王常被称作“真龙天子”，具有上天赐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因此，奇骨异相也就成了其神秘感和合法性的外化显现。至于如何“奇异”，千百年来还形成了一套固定通用的“公式”。根据学者王三悟在《古画照相馆：中国画里的经典人物造像》中的总结，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典型特征：一是重瞳并瞳，也就是眼珠内有两个瞳仁；二是日角隆准，也就是额头偏向方形，中间还有隆起；三是奇骨贯顶，大意是头骨贯通至头顶百会穴处；四是河目海口，指的是口像海一样大而深，眼眶像河一样方正而长；五是龙颜虎口，即外貌像龙、嘴型像虎。

比如《太平御览·始皇帝》里对秦始皇“虎口、日角、大目、隆鼻”的描述，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里对刘邦“隆准而龙颜，美须髯，左股有七十二黑子”的记载，都是高度贴合了圣明君主所应具备的天选之子模样。

除了cosplay神佛外，历代帝王还时常反其道而行之，命令宫廷画师将个人样貌安插于神仙始祖之上，目的无非还是为了强调其正统性。传说洛阳龙门石窟里举世闻名的卢舍那佛，便是武则天命人以自我容颜为摹本雕刻而成。《如朕亲临》和《古画照相馆》都讲述了宋朝皇帝依葫芦画瓢的类似故事：因南宋佑圣观曾为宋孝宗旧居，好事之人便称观中供奉的真武大帝是宋孝宗长相，为的正是以真武大帝的北方守护神身份，迎合宋孝宗收复北方故土的夙愿；在宫廷画师梁楷所绘的《黄庭经神像图》中，主神的“脸型、眼神，特别是那犹如‘鹰喙’的鼻梁”，堪称宋宁宗翻版。梁楷多次将宋宁宗入画扮仙，也因此深受宁宗皇帝宠幸；南宋另一位宫廷画师马麟所绘的伏羲，与《宋理宗坐像轴》中的理宗高度相似，利用伏羲中华始祖、道家始祖的双重身份，使原本得位不正的宋理宗，借此坐实了道统传人、真龙天子的身份。

象征国家的帝王符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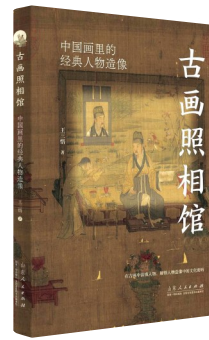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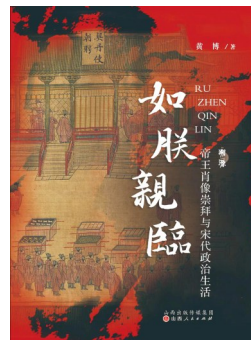
德国中世纪史学家恩内斯特·康托洛维茨曾提出过“国王的两个身体”的著名论断，他认为历代君王都拥有“两个身体”，一个是和普通入一样的“自然之体”，另一个是象征国家主权和社稷延续的“政治之体”；君王的肉体终将会腐朽，但其政治之体却会永恒，而承载御容的帝王画像、塑像，正是“政治之体”最为具象化的表现。

早在古罗马时期，西方文明体就开始系统传播帝王肖像，这些肖像被复制于流通货币、城市雕塑以及小型雕像和挂像，成为帝国民众随处可见、入脑入心的精神符号，起到了凝聚社会民心、强化封建统治权威的作用。然而在东方国家，直到600多年后的中国唐朝，帝王肖像才开始通过建造于寺庙、州府等处的御容殿进行供奉。御容殿通常选址建造在重要历史事件的“事发地”，比如真龙天子的诞生之所、御驾亲征的制胜之处等，作为帝国“光辉岁月”的见证。正因其具有特殊意义，御容殿通常只供极少数王侯将相相拜，普通将士、民众穷其一生也难睹帝王容颜。于是，当帝王肖像在特定时空被公之于众，便大有御驾亲临的震撼作用。

《如朕亲临》中就有一则与此相关的事迹：金军入侵开封，隆祐皇太后虽因被废积年，不在玉牒之列而侥幸逃过劫掠，但南逃之路仍然险象环生，狼狈至极，就连随身携带的历代皇帝御容像都沿途丢弃，无暇顾及。幸有宗室远亲赵士穹偶然发现御容肖像，一路背负前行。有意思的是，不仅赵士穹拯救了御容像，御容像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赵士穹树立了威望：濒临溃败的宋朝敢勇，忽见太祖太宗皇帝肖像，“犹如见到皇帝站在自己面前”，顷刻间就放弃了落草为寇的念想，决定跟随赵士穹一起会师大部队，而赵士穹自己也因此屡受提拔，死后还被追封为郡王。

《如朕亲临》还记载了两则和“帝王”共赴黄泉的惨烈故事。北宋末年，太原城破，主将王禀背负太宗御容画像，毅然跳入汾河殉国；通判王逸亦怀抱太宗御容塑像投河自尽。带着御容肖像投河，一方面，是保护肖像免遭敌军羞辱，保留帝国最后的体面；另一方面，与“帝王”同赴死，也是对封建礼数“临难死节、奉君忘身”的践行。从这个维度看，王禀、王逸的投河与南宋末年陆秀夫背负宋少帝投海殊途同归。在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，曾一度象征尊严和荣耀的御容像，也不得不随着东逝之水而消失不见。

据《文汇报》



中国南方电网 95598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. 温馨提示：计划停电早通知.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，贵阳市2026年4月6日-4月12日将对以下线路进行计划检修停电...